

◆流年碎影

报刊亭

章宪法

小区临街一面叫“洋街”，当年开发商弄的“形而上”广告语。盘下一楼店铺的店主，“形而下”地开着炒面馆、奶茶店、包子铺，流动早点摊也过来赶人气。我在这里住了七八年，买早点时遇上买早点的，他们也说是到“报刊亭”。

报刊亭在洋街的西头，两个小区挤歪了十字路口，报刊亭紧贴着隔壁小区的大门。我买早点的时间都不是太早，阳光已经变黄，经常充分地液化，报刊亭悬浮在淡黄色中。

报刊亭是标准的“邮政绿”。一位卖早点的大姐挨着报刊亭放些器物，前面是一排白色的案板，灶台和做好的早点分放案板的两头，中间是一柄硕大的广告伞。无论有阳光还是没阳光，广告伞都站得端端正正。广告伞垂手直立时，那一定是收摊了，报刊亭重新站到街道的前沿。

城里曾经有很多这样的亭子，现在好像只剩下这一处。但报刊亭很少开门，只是犟脾气似的站在门街头。阳光散了，雾散了，人散了，没有走的就是这个报刊亭。

有一天，报刊亭的檐口亮起了一盏白炽灯，大号的，两边也扯上了尼龙绳，上面搭着不新不旧的杂志，阔大叶片一般死死抓住藤蔓，执着里透出几分尊严。报刊亭的窗台有半人高，两只大脚伸在亭外。卖报刊的是位大叔，大叔的身子搁在亭中的躺椅上，拖鞋一横一竖搁在亭中的水泥地上。没见到有人买报刊，大叔安稳得像一尊罗汉。

报刊亭的白炽灯，其实是早就固定好的，有时亮起，有时默默吊在风中。我留意很久，一直没悟出有什么规律，比方说傍晚，比方说周末。反正，总会有一天，大叔会来到他的报刊亭，样子还是那样，位置、姿势几乎毫无变化，包括那两只脱下的塑料拖鞋，仿佛全是搁在报刊亭的器物，

仿佛就应该搁成这个样子。我长时间地打量，觉得就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

负责我们这个片区的邮递员退休了，散步时偶尔会遇上他，有次就在报刊亭前。他说，这个报刊亭可能要拆掉。有什么必要呢？一个偌大的城市，没必要跟唯一的一处报刊亭过不去。有氛围的东西，就是存在的理由。这个城市的老旧街区，还特地买了一个清式邮筒，请工人费力地安装在水泥地上。

这个邮递员接手片区前，负责投递的是个壮汉子。他跑这一带应该有十几年。那时还没有报刊亭，喜欢订阅报刊的人特别多。壮汉子推着沉沉的自行车，也是穿着塑料拖鞋，质地坚硬的那种。进单位门口，邮递员习惯按一串铃铛，然后将报刊放在收发室。订报刊的姓名，壮汉子事先写好了。

壮汉子的字又黑又大，是我见到过的最丑的字。同事订的一本刊物，壮汉果断地将姓名写在了封面，不偏不倚下笔在明星雪白的胳膊上，居中排列，楷体加粗，这让同事心痛了半天。

同事下午上班，正好路过壮汉子家门口，顺便走了进去，熟人闲聊，不是兴师问罪。邮递员的老婆正在院子晒衣，同事问壮汉子在家干什么，他老婆说：他死了！说完，猛地拧了一把那件邮政绿，清水哗哗哗淋了一地。壮汉子喜欢喝酒，喝过酒倒头就睡，看来中午又是喝多了。同事朝卧室一探头，发现壮汉子真的死了，呕吐时异物导致窒息。

有些事的到来毫无征兆，只是事实。后来报刊亭如同早点摊，仿佛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，又仿佛一夜之间逃得无影无踪。只剩下这座报刊亭，坚挺地站在早点摊边，如一根插在城市腋下的体温计。



炉火 余平 摄

◆微观安庆

范光陵与胭脂井

黄骏骑

冬日的暖阳下，潜山城东的二乔公园，游人如织，人们或在林间小径徜徉漫步，或在草坪广场欢歌劲舞，或在水上廊桥观赏枯荷，还有人伫立胭脂井旁凝望，遥想当年大乔小乔的花容月貌，周瑜孙策的风流倜傥，发思古之幽情……

“只今零落遗故址，令人千古思余风。”（明·罗庄《潜山古风》）五六十年前那段非常岁月，当地农民平岗造田，无意中将胭脂井埋没地下。从此，古井默默无闻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说起胭脂井的重见天日，不能不说到范光陵先生。

范光陵，博士、教授，祖籍潜山，野寨中学创始人范苑声先生之子，有“桂冠诗人”“电脑之父”的美称。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潜山县县长赵金苗到上海考察，邂逅范光陵先生。赵县长盛情邀请范先生方便的时候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。

随后不太长的时间，范光陵先生兴致勃勃应约回潜山观光。笔者当年在办公室供职，有幸全程参与接待范先生。县里邀请他在县委礼堂里作了演讲，座无虚席，气氛热烈。我还陪同他回故乡槎水寻根问祖，拜望乡亲，到野寨中学为其父母选墓址，商谈“范园”建设事宜。打这以后，范先生常来常往。1995年初，范先生回潜，县委书记董必中在县委招待所设宴招待他。席上，宾主相谈甚欢，范先生对家乡的变化赞不绝口，对天柱山的旅游开发充满信心。交谈中，得知有着传奇色彩的胭脂井尚掩埋地下，范先生当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50美元交给董书记，说是作为寻找发掘胭脂井的人工费用。董书记随即将美元递给我，让我具体落实这件事。

说实话，那个时候许多人还从没有见过美元是个啥模样，也不知道这张美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。当天下午，我便请来县文物管理所的负责同志，将美元交给他，并半开玩笑地说，要对民工们讲清楚，挖十天半月，或者是半天，费用都是这么多，总之要把古井找到。后来听说，通过走访当地老人，民工果真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在原广教寺附近将古井发掘出来，古井依然，井栏上“建康元年二月”几个字依稀可辨。

就这样，沉寂多年的胭脂井终于在1995年冬重见天日，大放异彩。消息不胫而走，附近的人纷纷前来一睹芳容，央视、省台也先后来这里采访，古井一下子成为“三国热”中打卡地。



◆生活流水

雪落菜地

徐斌

这是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，从早上八点一直下到晚上八点。目光所及，除了门前的小河是安静的冷冷的青色，路上、车上、树上、屋上、菜地里，都是白茫茫一片。

打一把伞，到办公室，编辑民间故事。我穿着雨靴，步子不时打滑，袜子就往下掉，后来索性把袜子脱下来走。编完民间故事初稿，来到菜地，看望亲爱的蔬菜们，脚底吱吱有声，像是低吟浅唱。

路上一层白，伞顶一层白。我用力旋转，飞花溅玉；脚印或深或浅，但都向前。抬头看天，灰蒙蒙的，像巨大的雪库，雪花纷纷扬扬。“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”“纷纷暮雪下辕门，风掣红旗冻不翻”，记忆中的诗词，纷纷涌上心头。

雪花漫天飞舞，斜斜落向菜地，但落在每种蔬菜上，又有不同的姿势。落在青菜心时，慢慢聚集，把菜心盖住；落在叶片上时，则滑落于地，由地面堆起，直至与菜心的雪一样平；再往后，雪落在雪上，白覆盖着白，平展如纸，不见绿意。但有一茎明黄的菜花，鹤立鸡群，挺立于雪层之上，似在诠释“坚强”的含义。

雪落在白菜上，也是颇多意趣，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白菜已经包起，又用细绳拦腰束住，就像一座座高耸入云而又光秃秃的石山；然而雪也有毅力，有股不服输的犟脾气，像滑翔员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往石山上跳，最后，终于

有一朵雪花颤巍巍地在山顶上站稳脚跟，接着第二朵、第三朵、第无数朵雪花纷纷降落，于是远看近看白菜，都像戴了一顶雪白的绒帽。

朋友发给我一首诗，“忽有故人心上过”，说是李清照的，其实是龚自珍的。后面又有几句，我曾经吹过你吹过的风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来自陈大默的《听闻远方有你》，心有戚戚焉。

雪落在尖尾巴椒上，由于辣椒只剩蓼子，挂着几只火红的果实，所以直接落地；落在大蒜、火葱上，那是直接滑落，前者叶片太柔软，又太窄，后者笔细，像倒立着的缝衣针，无法立脚；落在茼蒿、萝卜、蚕豆、豌豆、韭菜地上，坦荡如砥，看上去就像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。

雪还落在塑料棚上，簌簌有声。因为塑料薄膜太滑，雪的愿望未能实现。它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，越挫越勇。终因后劲不足，最终放弃努力。我看到大棚里青绿的芹菜，先是紧张得浑身发抖，后来发出吃吃的笑声。大棚里还有生菜、菠菜、鸡毛菜，它们的心情跟芹菜一样。

我在菜地边上来回地走，从北边走到南边，又从南边走回北边，感觉是与蔬菜们并肩作战，对抗满天的雪。在我心目中，蔬菜应该属于弱势群体。我同情蔬菜们的遭遇，同时佩服蔬菜们英勇不屈的精神，我愿作它们的战友和后盾。但我其实只是看雪，什么忙也没帮上。这叫我有些惭愧。